

現代汉语形态研究刍论

张 旭

提 要: 本文提出现代汉语形态研究的构想, 共分引论、单字、复字、轻声、儿化、词缀、联绵、重叠、句法形态和结语等10个部分。总的认识是: (1) 考察现代汉语的形态表现不宜采用分析印欧语的眼光, 而应当充分考虑汉语的实际情况, 选择适合于现代汉语自身结构特点的语言单位作为形态分析的基础; (2) 反映人们对汉语语言结构单位的传统认识的“字”这一最大限度的自由形式可以比同英语里的word, 因此可以把“字”作为现代汉语形态分析的基本单位。本文认为复字集中反映了现代汉语形态的各种表现, 在此基础上, 通过初步分析, 归纳出有关字特别是复字的一些主要的形态特征, 同时也指出了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现代汉语形态的主要的发展变化趋势。

提要 (日文)

本文は現代中国語の形態研究の構想を全部で導入、単体の“字”、複数の“字”、轻声、卷舌音化、接尾語、連綿、重複、語法詞、結語等10の部分から提案していく。全体の理解としては

- (1) 現代中国語の形態表現を考察する上で、インドヨーロッパ系言語を分析する視点から考えるのではなく、中国語の実際的狀況を充分に考慮したうえで、それ自身がもつ言語構造にふさわしい言語単位を形態分析の基礎として選ぶべきである。
- (2) 人々が中国語の構造の単位に対する伝統的認識を反映した最大限自由な形式である“字”は、英語の“Word”に相似していることから、この“字”

を現代中国語の形態分析の基礎単位として考えることができる。

本文では複数の“字”が集合的に現代中国語の形態の様々な現象を反映すると考え、この考えをベースに、初歩的な分析を通して、“字”、特に複数の“字”の幾つかの主要な形態の特徴を導き出そうと考える。同時に歴史的条件下で、現代中国語の主な変遷と発展の傾向を示していこうと思う。

关键词： 现代汉语 形态 单字 复字 轻声 儿化 联绵 重叠

一 引论

1. 1形态

什么叫形态？形态原是从西方语言学传播过来的一个观念，它指的是词在适应不同的语义或语法需要时所发生的形式变化。变化大抵分两种情况：一种只是一个词的语法变体，另一种是在原来的词的基础上形成相对复杂的同样被称为词的语言结构单位。前者着眼于语言的动态表现，它是词随着言语活动即作为句子成分时在句法的作用下所做出的一种反应；后者着眼于语言的静态表现，属于词的自主活动，或者是两个词直接复合因而形成复合词，或者是原有的词增加新的语法成分因而形成派生词。总之，西方语言所谓形态，说来说去，总是围绕着一个固定的词，或者说，以一个具体的词为核心发生各种形式变化。这个作为形态核心的词，叫做词位，也就是英语里的所谓 word。关于词位这个术语，语言学所赋予它的基本含义是：譬如在英语里，作为词，它是形态分析的基本单位。

英语里固然也产生了词的复合形式即复合词，但其实这只是 word 的扩展，它是一种后起的词汇形式。这样形成的复合词，英语称之为 compound，实际上已经是语用层面上的词汇单位，很多时候并不具备

或者说不完全具备原始 word 的形态功能。英语的复合词具有比较明晰的内部组成成分的可分析性，因此成分无论被包含在复合词内部，还是离开复合词，它本身的作为词的身份和性质都还很清楚地被保留和显现出来。

正是由于词的单位比较容易确定，形态所联系的只是词的变化，所以在英语的语法体系里，形态和句法之间的界限比较分明。

1. 2 句法

句法不同于形态。前面说过，形态作为一个语法范畴，在性质上属于词的个性表现，而因为有时词的这种个性表现是受句法的要求而发生的，所以形态常常被用来说明某种句法结构的存在，或者说，被作为某种句法结构存在的证据。譬如下面这两个句子，动词 to stop 后面的动词表现为不同的两种形态：一个用动词原形，一个用动词的现在分词。不同动词形态的运用，有效地区分了两种句法形式，当然也帮助说话人有效地表达了两种不同的意思：

- (1) Johan asked Brown to stop to help the blind boy go across the bridge.

约翰要布朗停下来去帮助那个失明的孩子过桥。

- (2) Johan asked Brown to stop helping the blind boy go across the bridge.

约翰要布朗停止帮助那个失明的孩子过桥。

汉语迄今还没有找到句法分析的这种便利。多年来，中国学者一直坚持不懈地对汉语做偏重于形式的研究，试图能够找到一些可以比同印欧语形态的有价值的东西，可惜成绩甚少。一度通过对比英语名词单数变复数的语法现象，一些学者曾经在汉语中找出来一个“们”字。不错，

“们”的确可以加在可数名词后面表示多数，但它仅限于人，用于动物或一般物体时它要接受限制；而即使在用于人时也并不是处处自由，只

要名词前面出现了表达数量关系的词语，后面的“们”字就不允许再用，可以说“人们”，也可以说“一些人”，但不允许说“一些人们”。相对而言，英语的情况似乎正好相反，名词单数变为复数本身不受所指对象的限制，特别是，如果名词前面出现了表示数量关系的词语，还要求名词后面必须有相应的形态变化以相呼应。譬如不能说two table，必须说two tables。可见，立足于印欧语语法，试图也能从汉语中寻找某些先已在印欧语中发现的那一套形式或形态的东西，那是很困难或者干脆说是不可能的。

1. 3现代汉语

现代汉语有没有形态？在对语言事实做具体分析之前，不能轻易说有或者没有形态。而实际上这件事情说有难，说没有也难，这在一定程度上要看人们怎样去认识和理解形态。

弄清楚汉语有没有形态，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形态，必须解决一个前提条件，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过的，不能不加分析地以观察印欧语的眼光来看待汉语。道理怕反过来说，因为同样，如果我们用观察汉语的眼光来看待英语，必然也会出现许多格格不入的情况。邢公畹先生（1999）多次纠正一种人们仿佛习惯了的说法，就是：汉语缺乏形态变化。他尖锐地指出：何谓缺乏？缺乏是指某种东西当有而无。汉语不出现类似英语的一些形态变化，事实上并没有妨碍使用汉语的人们有效地表达自己丰富细腻的思想，汉语的表现力公认不比任何有形态变化的语言差，这种情况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汉语不需要这一套东西。邢先生的这一看法，实际上早在40多年前就已经做过明确的阐述，表明他对汉语形态问题认识上的深沉的寓意。在他看来，汉语其实蕴藏着一种可能纯粹由词汇形式来表现的完全不同于印欧语的形态机制。

认识汉语的形态还必须解决另外一个前提，即采取哪一级语言单位作为形态分析的基础。印欧语以词为形态本位，汉语是否也以词为形态

本位？

在古代汉语里，除了少数本身没有意思必须组成所谓联绵词才能获得用途的字之外，其余所有的字都是词。在这种情况下，以词为本位考虑形态问题，因为词的边界十分清楚，自然不会发生任何分析上的困难。可是，进入到现代汉语以后，由于许多时候人们倾向于采用两个音节也就是由两个字组成的复合结构来表示一个概念，词的观念变得比较模糊。尽管大家竭尽全力寻找确定词的形式依据，但是事实上，人们自觉不自觉地都还是以概念作为判断一个语言单位是词或者不是词的第一根据。在人们的印象中，现代汉语除了一些传统的，现在主要用于口语的词保持了单音节形式之外，多数已变成双音节。很多早先是词的单位——换言之，字——现在只作为成分出现在不同的复合结构里。因为字很少被拿出来单用，它们的作为词的资格遭到不同程度的否定。

词的确定问题不解决，似乎很难进一步讨论汉语的形态。但是问题的症结其实主要不在这里，即不在于我们最后能否拿出来一套足以解决目前在词的确定问题上所面临的困难的原则和办法，而在于现在急切要解决它的确定原则和方法的所谓“词”的这种语言单位，到底有没有资格成为讨论现代汉语形态的基本单位。多年来，人们习惯于把汉语里的词不加分析地跟英语里的 word 等量齐观。这是一种误会。用确定英语里的 word 的标准作为衡量现代汉语的所谓词的依据，无异于削足适履，自然也是导致我们进入这个陷阱而不能自拔的根本原因。

这里，我们打算使用徐通锵先生（1996）率先提出的、一般做汉语语言学研究的人比较忌讳的一个术语：字。为什么会遭到忌讳呢？因为在人们传统观念中，字是属于文字的。字最初由文字而生，它表示的是一个个具有固定书写形体的汉字单位，由字来称说语言里的有意义的音节仿佛是后来的事。字诚然首先取得的是作为文字单位的意义，譬如说儿童读书认字，成年人认错字、写错字，指的都是字的这种含义。但是，

除了文字的字，也还不能完全排除事实上已经建立在人们的观念中的字的另外一种含义。很多时候，人们也用它来指从嘴里说出来的语言的字，譬如学校教育学生说话时嘴里不能带脏字，这个字指的应该就是语言的字，当然，学校的老师说这个话时，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说的不能带脏字的“字”会是语言的字。汉语以边界分明的音节为本，汉字写的就是一个个独立的音节，两者一个得乎声，一个见诸形，共同体现一个社会价值。就是说：尽管文字的字和语言的字各有特性，一个服务于口头，一个服务于书面，但执行的任务却是共同的语言责任。这个不争的事实让我们看到，所谓文字的字永远不能摆脱它作为语言的字的附庸的地位，只要我们提到字，两种形式的字就一定会在语言学的总目标下统一起来。

自从文字产生之日起，历史就注定语言和文字两位一体，难以截然分开。自然，我们也不能忘记，语言的字和文字的字当然还是有区别的。社会发展，科学进步，语言被搬到纸上，而靠听觉来实现的语言并没有完全被文字所取代，语言学 and 文字学依然分别为两个不同的研究部门。只是，即使你研究是纯粹的语言学，其实很多时候都需要主要靠视觉来实现的文字的帮助，譬如有时我们说同一种语音形式代表了两个字，这两个字的字固然首先指的是语言的字，但是，如果没有文字的字出来帮忙，想要说清楚这是两个同音而又不同意义的语言的字，恐怕是没有好办法的。从这个意义看，尽管字分两种，但在语言研究的意义上说到字，只要不是特别提到它的文字学的意义，即不是特别声明研究的意义在于它的社会学价值而不是它的语言学价值，它就永远是属于语言的。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在我们比照印欧语，或者干脆说英语，试图找到一个可以大致比同 word 能够作为汉语形态分析的基本单位的时候，我们认为字是最有被录取的资格的。字存乎语言，用乎语言，虽然其得名之由在于文字。

二 单字

2. 1本位

就名称论，在现代语言学术语已经普遍应用的情况下，语言形态的基本分析单位要么是词，要么是语素，比较符合人们的认识习惯。可是，只要我们能够明确现代汉语的字的词汇学意义，认定它具有大致可以比同英语 word 的形态分析的价值，同时从方法论的观点看来也比采用很难把握分寸的词作为汉语形态分析单位更加优胜，那么，其实就无妨彻底抛弃词或语素，径直把字作为现代汉语形态分析的基本单位。

可是，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因为这么一改，马上就会引出一些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

首先，汉语中有一个不容易避开的情况，就是：历史上造就了一些为数不多，早些时候叫联绵字现在多称为联绵词的语言单位。按照一本书名叫《现代汉语》的语言教科书里面的说法，“两个音节连缀成义不能拆开来讲的双音节词汇单位叫联绵词”。（黄伯荣、廖序东，1996）这里，著者巧妙地使用了音节这个术语，以努力避开使用别的任何术语所必然会带来的意义方面的纠缠，因为大家都知道，充当联绵词的成分的两个单位，都是没有意义的。既然明确说这连缀成义的两个音节组成一个词，其中作为成分的音节又不独立地表示意义，当然就不能叫做语素。

事实上，汉语中不表示意义的字并不限于联绵词。我们知道，联绵词之外，现代汉语中还有为数相当不少的音译外来词，它们虽然名义上不叫联绵词，但在成分不含有意义的特点上跟联绵词并没有区别。所不同的，仅仅是用以记录外来词音节成分的文字单位，不是像当年联绵词产生时那样另外造新的汉字，而是采用传统汉字的“通假”的办法，告诉人们，用来记录外来词的字只表音不表意。这样一来，外来词和联绵词的本质差异其实就不存在了。有人对联绵词的形成做过考察，大概是说，相当一部分联绵词是直接描摹事物的声音或形状而得，从而产生出

一些看似有违古代汉语通例的由两个字复合表义的特殊情况。事实上，有不少的联绵词本来就是外来词，这些当初用来表达外族或外域事物概念的语言单位，不用一个字而用两个字翻译，固然是因为考虑了语言形式转换上的一些困难，但是何以独能效仿联绵词的办法一例以两字成译？可惜，语史无迹，难做稽考，已经不得而知。不过，这种由两个字复合表义的现象不代表古代汉语的主流。

由于联绵词次要地也由于外来词充当其中成分的字本身无意义或者不代表意义，便因此否定字作为汉语形态分析单位的可能性，应该说，理由并不充分。我们想，既然构成联绵词的两个字是连缀成义，并且两个字单独来看都只限于跟另外的某一个特定的字结合，并且也都由固定的汉字来记录，那么，其实每个字也便因此而获得了一种“意义”，一种相互约定非对方不取的特别的“意义”。这种情况，可以摹仿古代思想家老子的话说，叫做：当其无，有义之用。就是说，它本来没有意义，但意义是通过同类事物之间的相互比较而得来的，因为少数作为联绵词的成分的一些字没有意义，反而起到了一种特殊的有意义的作用。既然如此，既然我们有办法对联绵词中的字的“意义”做出说明，那就理由把字作为现代汉语的基本的词汇单位，从而通过对字的不同形式的表现的调查与分析，看一看在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东方语言的现代汉语中，到底存在着哪些和怎么样的一些形态。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我们不同意把语素作为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汇单位进行形态分析，不单是因为语素的流行定义妨碍我们对联绵词作如上的意义分析，也因为我们觉得既然确定了字的词汇学地位，那么，现代汉语就没有必要在词汇的层面上再划分出两个等级。我们宁可把字作为词来看待，尽管词的概念太复杂，也太难统一。我们不过多地考虑现代汉语词汇研究中有关词的确定方面时常引发争论的许多问题。我们只倾向于把字看成像音位一样但比音位高一级的汉语词汇单位。我们的

原则认识是，字作为词汇单位，它既可以独立成词，也可以以成分的身份组成复合词。不过，既然我们已经确定了字是现代汉语词汇的基本单位，那就索性把字的观念贯彻到底：我们依然坚持“词汇”的传统叫法，只是把现代汉语的词汇成员大别为两类：一类是单字，一类是复字。有关复字的定义，我们将在后面第三章专门提出来讨论。

2. 2单字的形式

我们提出单字的概念，意思是想对现代汉语的字作独立的和静态的分析，即不管它通常是以自由形式存在，还是以粘着形式存在，我们只是孤立地看待字的客观的语言价值。

中国传统上有字典和词典之分。字典所做的工作大体说来就是单字分析。列入字典上的单字，通过用具有不同书写形体的汉字来表示，注音同时释义。读音相同而历史上有不同的产生背景的字，传统上都处理为不同的汉字。就语言研究而论，这是文字的一种极为可贵的贡献。从纯语言学的角度看，同音的单字靠语言自身是无法进行区分的，而语言发展的结果必然会造成许多一音多义的单字。可以设想，在语言随社会发展的漫长的历史中，如果汉语没有为它服务的文字—汉字—出现，到今天它自己将会面临怎样的一种混沌局面，语言学工作者要想把语言的一音多义的问题说清楚将会面临何等的困难。

词典的编纂体例也跟字典差不多，所不同的，或者说比字典多出来的一部分工作，是在给单字注音、释义之外，还罗列复合词的词条即后面我们马上就要讨论到的复字，逐一进行语义解释。当然，字典也关注复合词即复字，但一般是在解说字的意义时顺便举例，用意并不在对整个复字进行解释。

从字位的角度看，形式方面的分析，不外是要正确确定每一个单字的音韵面貌，即通常所说的用以组成单字的声母、韵母和声调这三者的结合情况，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单字的现实的语音表现做出科学的描写。

现代汉语已经制定出成功的拼音方案，其目的固然是为汉字注音以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读，实际上也能起到记录我们所讨论的单字在某一个时代的读音的作用。

既然一个单字通常总有一个汉字记录它的存在，那么所谓单字它也就有两种形式：语言的形式和文字的形式。语言形式只考虑单字的音位或音韵表现。就此而论，汉语中语言性质的单字在数量上应该是一个常数，这个常数就是一般做汉语语音研究时所列析出来的所谓声母、韵母和声调这三者的配合总表，也就是音节在声调的作用下可能造成的语言的字的总数。当然，考虑声调因素时，还需要充分注意轻声的影响。在现代汉语中，轻声不仅常常出现在言语活动中临时作为具体句子的语气或韵律的调剂手段，而且已经发展和巩固为一种像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一样的具有音位性质的独立的声调，当然轻声的这种音位作用一般是实现于复字，任何情况下都读轻声的单字只是少数。这样，由于包括轻声在内的五种声调的作用，汉语中具有表意作用的单字数量就可能达到差不多2000个。如果汉语是一种没有文字的语言，那么情况就会是这样：单字的数量可以控制到很少，结果形成每个单字都是一个所包含的意义演衍相生、纵横交错的多义字。

文字从产生之日起就忠实地为它所服务的语言克尽职守。刚才说过，文字的十分重要的贡献，在于它努力地帮助语言区分同音字。具体地说，凡历史上有不同产生背景的单字，文字都尽可能地创造新体汉字以相区别。以往的汉语语言研究，都是在不知不觉中无偿地利用着文字所提供的这种便利，成功地调查、记录和分析各种复杂的语言事实的。

一般说来，同音字和多义字有本质上的不同。前者着重从字的意义产生背景方面，分析同一个语音形式所记录的不同的意义可能分化为理论上应当加以区分的几个单字；后者则是在已经区别出来的同音字的基础上，分析其中每个单字包含了哪些不同的意义。完成这方面的工作，

依靠语言本身的力量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实上，就语言而论，无所谓同音字，语言发展的结果只会形成多义字；同音字概念的出现，完全是文字出来干预的结果，就是说，是文字帮助语言把一种混沌的语言多义现象，根据不同的意义之间有无历史联系进行了单字字位的区分。

语言不停地发展变化。当初由某个汉字记录下来的某个单字，开始时可能只表示一种或两种意义，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认识的变化，这个字不断在原来意义的基础上引申发展出许多新的意思，从而形成含义复杂的多义字。这种情况，如果历史不长，单字的原始意义和后来的引伸意义之间发展变化的脉络清晰，人们对这种由一个汉字记录的多义字现象还不致感觉有多大的理解上的困难；如果一个多义字，字义引申的中间阶段已经不通用，只剩下表面上没有关系的两个意义，实际就形成了同音字，即使一直被写成同一个汉字。赵元任（1968）曾举具有同一字源关系的yuan 字为例，借以说明这种复杂情况。他说：yuan有四个意义：（1）高原、平原，写作“原”；（2）水源，写作“源”；（3）起源，写作“原”或“元”；（4）根本，写作“元”。这里边，后三个意义的关系相当明显，但是它们和第一个意义的关系不明显，所以最好是分成两个字。可是，也不能一味增加文字的负担，许多时候情况不是十分分明，像“果子”的“果”和“结果”的“果”，是一个“果”还是两个“果”？（赵，1968）如果是完全从共时的角度来分析，往往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自然也不好决定到底应该写成一个还是两个汉字。固然，曾经有过把“果子”的“果”写成带草字头的“果”这么一段历史，不知是有人做过考据认定两个“果”属于同一个字源，还是因为汉字简化，总之最后确定了今天的这种两个“果”统一为一个“果”字的局面。

上面的分析不仅说明了文字伴随汉语的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从中还可以看出，在语言分析的意义上，汉语和汉字其实是分不开的。

2. 3单字的意义

字的意义有很多。可是，哪些是单字的意义，哪些不是单字的意义？所谓单字的意义，譬如有人问：“人”这个字的意义是什么？正确的回答应该是说明“人”这个单字独自具有的意义，而不是跟别的单字复合时所可能表现出来的意义。《新华字典》（1993）解释“人”字举出四个意义：

- （1）能制造工具并能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动物：人是由古类人猿进化而成的。
- （2）别人：助人为乐。
- （3）指人的品质、性情：这位同志人不错。
- （4）指人的身体：我今天人不太舒服。

前三个意义，包括所举的例子，都符合我们对单字意义定义的要求。最后一个意义“指人的身体”略有些疑问，“人”似乎没有这个意义，举的例子也不很妥当，因为生活中没有人会这样说。《现代汉语词典》（2002）的解释更细，除《新华字典》所举出的四个意义之外，又多出以下四个义项：

- （5）每人，一般人：人手一册；人所共知。
- （6）指成年人：长大成人。
- （7）指人手、人才：人浮于事；我这里正缺人。
- （8）指某种人：工人，军人，主人，介绍人。

单就解释的意义看，应该没有疑问，但其实（5）—（8）四个义项都是从分析句子而获得，不能算是“人”这个单字的意义。譬如（6）“指成年人”这个义项，固然与所举的“长大成人”的“人”的意思相吻合；但如果换一个场合，我们引一句幼儿园的老师对小朋友们说的话：“现在，两个人一组做游戏。”这里面的“人”字所指就不应该是“成年人”，是不是因此还要增加一个“未成年人”的解释作为新的义项呢？

所以，确定什么样的意义属于单字的意义，什么样的意义不属于单字的意义，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同样是《新华字典》，其中为单字“民”的释义，就有好些须要斟酌的地方：

- (1) 人民：为国为民。
- (2) 指人或人群。
- (3) 劳动大众的：民间文学，民歌。
- (4) 指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农民，牧民，渔民。
- (5) 非军事的：民用，民航。

在给出的这些意义中，第一个义项以“人民”释“民”，虽然从一般词汇学的角度看不是最好的解释方法，但所指出的意义是正确的，举例也贴切；唯一授人以柄或者容易招来批评的是，所举“为国为民”的例子属于文言而不是现代语言的常例用法。第二个意义没给出例句，后面（3）到（5）三个义项，虽然举出了例子，但各例都不是直接解释单字“民”，而是解释作为复字的一个组成成分的“民”。可是，从所举的例子看，我们其实看不出第一个义项之外的其他各个义项都在什么地方和怎么样严格地相互区别。单字的“民”作为复字的组成成分时的意义，从它与别的单字的结合情况看，表现得不是很清晰，到底应该怎样解释居于复字中的单字的意义，这是一个须要从理论上解决的问题，值得仔细研究。

三 复字

3. 1字位复合

音位是语言的初级单位，由它组织成语言的语音或音位系统。在汉语的音位系统中，不仅有单个元音或辅音的独立音位，同时有音位的组合形式即复合音位。从汉语的内部结构层次看，字是在音位的基础上形成的比音位高一级的语言单位，同样，在由字组成的词汇系统中，既有

单字，也有由单字组合而成的复字。

鉴于现代汉语用以表达一个概念的单位绝大多数是双音节，同时也为了便于分析字处于复合状态下的主要的形态表现，本章只讨论两个单字的复合，也就是说，我们姑且把复字定义为由两个单字组合而成的复字。更多单字的复合情况，我们在讨论具体的形态问题时将会涉及。

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复字和一般词汇学著作的所谓复合词做一些理论上的说明。我们说，复字并不全等于复合词。复合词，一方面，形式上不限于双音节，还有更多音节的情况；另一方面，在范围上复合词不包括我们赋予每个成分都有“意义”的联绵词在内。最为重要的是，迄今为止，复合词还没有产生出一种让学者们满意的公认的确定原则，出现在不同的词汇学著作中的有关词——主要是复合词——的定义多数不足为训。我们定义的复字是否就一定经得起推敲，自然不敢妄言为是。我们只是这样设想：既然双音节复合词在现代汉语中占了绝大多数，作为复合词又一定是表达一个确定的概念的，那么我们就想把能够表示一个确定的概念的双音节的语言单位定义为复字。不言而喻，这一部分复字在数量上和质量上是有资格代表现代汉语的复合词的。作为一种宏观的理论性的研究，用我们定义的复字来代表现代汉语的复合词作为观察对象，应该说，最后做出的形态分析的结果是可信的和有意义的。

3. 2 复字的形式

复字不同于单字的地方，是它不像每一个单字那样，自身是一个封闭的音位结构。从单字的语言学地位看，作为一个由声母、韵母和声调三者组合而成的音节结构，它具有被社会认可的充分的合理性，因此它总能以固定的形态巩固为现代汉语词汇的一个成员。

复字既然是一种复合结构，处于结构中的单字成分改变了原来的独立、自由的存在状态，它一方面固然要求结构中的另一个单字做出让步性的变化以适应自己，同时也常常须要以改变自己为代价被动地适应对

方。这种变化是必须的，组织到一起来的两个单字，都力求通过双方形式上的变化，最终使新组合成的复字结构趋于稳定和适合语言的需要。

传统上认为，汉语没有类似英语那样的所谓词重音，即一个复音节 word 的结构重音。其实，英语复音节词——就纯形式而论，大致相当于我们的复字——的所谓重音，并不具备多少语法价值，除了极少数用重音区别意义的情况之外，多数只是通过重音来固定某个复音节词的语音结构，换言之，属于一个词的语音结构的一部分。说汉语没有词重音，主要是因为汉语有声调，由此造成一种观念，就是：单字固不须说，复字结构则靠其所组成的单字的声调形成一种自然取得平衡的音强结构的格局。但是，客观情况并不是这样。复字中的两个单字，形式组合本身须要音位调节；而在复字作为一个意义整体长期参加言语活动的过程中，尤其须要接受社会的制约，不断做出不影响整体音位格局变化的宏观的语音调整。现代汉语的词重音就是复字的这种宏观语音调整的积极的产物。我们注意到，现代汉语的词重音不同于英语的词重音，即它不是在原来四声的基础上为复字的某个成分设计新的声调形式，而是根据语义表达的实际需要，实现复字的两个成分在音强的表现方面轻重有致并逐步把它巩固下来；其中，相对取较轻音强形式的复字成分——后置音节——上发生的音位变化主要体现为声调的弱化作用。轻声是现代汉语复字词重音的一个极端的表现。

复字以单字为构成成分。作为非音质音位的单字的声调其实很容易在复字形成的过程中改变它的形式。传统上的所谓连读变调，就属于复字结构的一种音位调节作用。在现代汉语中，人们注意较多的是两个上声单字的连读，所谓两上连读，其中第一个上声字变读为阳平。譬如“雨水”变读为“鱼水”，“找火”变读为“着火”等等。一般说，连读变调是一种临时的言语性质的变化，似乎不应该属于形态。但是，复字作为语言词汇的单位，复字结构内部所发生的变调则不宜一例被看作是临时

现象，多数情况会成为复字形成过程中所造就的一种词汇形态。举个方言的例子说：汉语深县方言有这样一个复字，叫做“食盒”。这本来是一个极为平常的复字，所代表的是农村喜寿宴会上用来盛装面点的一般礼盒。“食”、“盒”两字，在深县方言本读都是阳平，按方言变调规律，前阳变去，结果变成一种去声与阳平的组合；同时，“盒”作为单字今读开口，而处在“食盒”这个复字结构中的“盒”字却保存了历史上合口字的读法。这样，“食盒”以变读代替本读，作为一种固定的形态保存并流传在深县方言里。现代青年人会沿袭传统的读法说“食盒”两个字，但多数不知道这两个字怎么写；而如果以“食盒”两个字的本调来读，则尤其不会懂得“食盒”所指为何物。由此可知，复字变调有时会产生形态的意义。

复字是现代汉语的主要的词汇形式。前面说过，至于许多表现为复字的一些双音节的意义组合单位是不是全都可以算作“词”，这是另外的问题。但是，也许能够肯定地说，其中大部分是词，其余小部分单位虽然未必是词，但也未必不是词，可能属于一些由词组向词过渡的中间性质的语言单位。

3. 3复字的意义

人们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复字由两个单字组成，而最终要体现一个意义，那么这个最终产生的意义跟复字所由组成的两个单字的意义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有些情况是两个单字的意义加起来等于复字的意义，譬如：米粉，布鞋，地震，炒菜；但是，更多数的情况不是这样，复字的意义不等于两个单字的意义之和，并且整体意义往往也不能从成分的意义中获得。（赵，1968）譬如单纯从复字结构内两个成分的意义关系看，大致可分为如下四种情况：

- (1) 煤炭 次序 黑板 棉花 说明 扩大 户口 车辆 耀眼 照相

地震 日食 可爱 禁止

(2) 便宜 对付 履历 警察 范畴 广播 规矩 经济 唐突 毕竟
肯綮 如果 例如 若干

(3) 澎湃 踟蹰 腼腆 仿佛 玫瑰 惆怅 徜徉 从容 犹豫 苜蓿
猖獗 潺潺 霏霏

(4) 石头 木头 桌子 椅子 客气 小气 记性 耐性 要是 可是
软和 暖和 喧腾 叨腾

第一组复字是通常意义上的复合词。这些复字，不仅它们所表示的整体意义十分明晰，而且作为成分的两个单字也能以它们为一般人所掌握的意义提供进一步分析和了解复字意义的基础，目前，这一类复字已经很难说占据现代汉语复字的主流。

第二组复字向我们隐隐透露着一种令人失望的信息，那就是，尽管我们似乎已经掌握了这一类复字的意义，但是假如开始时我们并不了解复字的意义，现在正使用现代汉语的人似乎多数不能通过成分做出推测，更不要说做出正确的推测。可以预言，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一类复字在逐步地向着第三组复字的所谓联绵字的性质趋近。事实上，汉语中已经出现了不少这样的情况，即原来属于成分有意义的复字，由于不很常用，复字的意义对多数人而言变得很陌生，甚至有时不仅复字的意义，成分的意义以及有可能作为人们借以推测复字意义的成分结合的途径都一起淹没在茫茫历史之中，最终可能会沦为联绵字，譬如“络绎”。

与一部分复字向联绵字性质过渡差不多同时发生的另一个汉语词汇事实是，如第（4）组，组成复字的其中一个单字发生意义由实而虚的变化，结果形成派生词。

四 轻声

4. 1声作为调类

轻声作为并列于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这四个声调的一个独立的声调类别，不属于声调连在一起时出现的一般意义上的连读变调；或者干脆说，轻声不是变调，而是复字随着语言的发展后置单字声调高度弱化的一种语音现象。所谓高度弱化，事实上在音高和音长两个方面都有表现，具体说来就是：音高幅度差不多压缩到零，持续时间也相对地缩短。（赵，1968）大多数情况下，轻声都是出现在复字的后置单字上，也就是说，它紧跟在一个重音音节之后，重音音节的声调决定这个轻声音节的声调的高度。在现代汉语中，几乎任何一个具有四个声调之一的字在一定条件下都能变成轻声。轻声的声调高度一般这样表示：

- (1) 半低，在阴平后，例如：签子
- (2) 高，在阳平后，例如：钳子
- (3) 半高，在上声后，例如：剪子
- (4) 低，在去声后，例如：毽子

从总体说，现代汉语的轻声表现，排除反映现代生活的一些新名词和科学术语，剩下来的，也就是作为现代汉语复字主体部分的单位，有的有轻声，有的没有轻声，因而有无轻声看来只是一个词汇的问题。要想知道哪一个复字里有轻声，哪一个没有轻声，只能一个一个地调查。关于汉语复字轻声表现的调查，在一定程度上会因人而异，姑且还说是所有的调查人讲的都是相当标准的普通话。

影响轻声字调查结果的因素，也还在于目前有些复字存在有轻声和可以读作轻声两种形式，这种暂时处于两可状态的轻声表现，叫做“可轻声”。

4. 2轻声的类别

典型的轻声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包括通常轻读的单音节虚词如“吗”、

“呢”、“吧”、“的”和口语里常用的单音节动态助词如“了”、“着”、“过”等。这一类轻声或者本来就没有声调，或者因为总是作为语法成分最后沦为前置单字或复字的后附（enclitic），总之都是言语活动或者说是句法作用的直接结果，不属于形态。

另一类是某些复字的后置音节，常见于三种情况：（1）传统所谓联绵词，或者虽然不是历史上的联绵词，但实际上具备了联绵词的基本性质，后者主要是一些象声词。如：玻璃、枇杷、葡萄、葫芦、罗嗦、嘟噜。（2）叠字词。如：爸爸、妈妈、星星、痒痒、吵吵、嚷嚷。（3）产生历史较久的口语常用的复字。如：豆腐、衣裳、钥匙、耳朵、胳膊、巴掌。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类所谓轻声不能概括全部，特别是联绵词有一些例外，如：踟蹰、忐忑、彷徨、珊瑚、芙蓉；叠字词也有个别不读轻声的，如：悄悄。不过总的说来，上面所举这两类复字，数量有限，轻声的表现比较稳定。

在现代汉语中，除了比较稳定的有固定轻声读法的700多个复字，同时减去书面语色彩比较浓厚、在目前阶段肯定不读轻声的2000多个复字，大概还有29700多个复字须要逐个进行调查，最后确定每个复字的轻声表现。（厉为民，1981）所谓轻声表现，意思是说，或者有些复字基本上不读轻声，或者有些复字较多地被读作轻声，而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大多数的复字是真正有资格被称为“可轻声”的。从严格的科学的立场看，只要某个复字有一次出现了轻声，并且这种轻声读法是得到语言学上所谓本地语者（native speakers）的认可，那么就应当确定它为可轻声复字并对它的可轻声的表现做出如实的描写。

4. 3复字轻声的性质

复字后置音节轻声的主要的语法形态价值在于，声调幅度压缩到零，持续时间也相对缩短，因此失去原来声调的几乎全部的物理性质而变

为前字音节的后附，最终与前字结合为一个语音单位，换言之，形成一个字。林焘（1962）提出：（1）轻声音长缩短，带轻声复字的音长约为不带轻声复字的音长的一半；（2）复字中轻声字的调值与前字合为一个完整的声调模型。如：前字为上声时，复字的声调结构由[21+4]变为一个全上声的声调[214]；前字为去声时，复字的声调结构由[53+1]变为一个全去声的声调[51]。复字前字为阴平、阳平时，情况更趋简单，由于轻声字声调的音高和音长两个幅度都压缩到最小值，则轻声对于复字前置音节而言只是粘附，因此并不改变整个复字结构以前字为声调模式的性质。可不可以说，复字后置音节轻声化的总的趋势，是复字在获得了复字的复合意义之后，重新向着单字的语音形式回归？如果可以这么说，则轻声对于复字的作用，实际是对现代汉语词汇形式双音节化的一种反动。就是说，许多年来汉语所做出的单字复合的全部努力，实际目的只在于取得由复合所造成的复字的意义，而形式上却仍然留恋着汉语最初形成时的单音节形态。

就目前已经表现出来的现代汉语的轻声现象而言，所谓轻声实际上可以大别为两种情况：一是调值的轻声，一是调类的轻声。（魏刚强，2000）前者指复字连读时后字读得相对轻短，但原来的调类依然保持，处于过渡状态的所谓可轻声多数取这一形式；后者则失去原来的声调变成完全的轻声，前面讨论的典型的复字后置音节都取这一形式。一般说，每个复字都是一个音步。轻声作为复字的后置音节亦即处于音步尾部，从发音原理来分析，音步尾部属于用力消退的阶段，所以轻声的形成合乎音理。（刘俐李，2002）问题是，同样是复字，并不是所有的复字后置音节都出现轻声或可轻声的变化，还有相当数量的复字迄今没有显现出后字向轻声发展的迹象。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

五 儿化

5. 1 儿化作为形态

轻声依附于复字，从形态的角度看，没有复字就没有轻声。作为词重音，现代汉语的轻声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在形式上不断规范、在范围上不断扩大的发展过程。与轻声的出现与形成差不多可以说是同时发生的复字的另一种形态变化是所谓“儿化”。前面说过，轻声作为复字前置音节的后附，最后使复字的音位结构趋于单字化；相比之下，儿化的力量似乎更大，儿化过程无一例外全部实现单字化。与轻声的不同之处仅仅是，发生儿化音变的，除少数几个复字后置音节不是“儿”字的情况之外，其余全部以“儿”字为后字。

5. 2 儿化的意义

单纯从音位学的角度考虑，“儿化”又称“儿化韵”，着眼点仅在发生儿化变化的音节形式上。薛凤生（1986）认为：儿化音节是基本音节加“儿”尾后，由于连音变化而产生的孳生音节。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复字的角度来观察，我们又会发现，儿化音节所代表的复字前字在形态和意义上都出现了许多变化。

儿化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复字的后字“儿”失去原来的音节形态，同时影响并粘附于前字而形成一个所谓儿化韵音节；但是，儿化与轻声的不同之处，其实还在于有少数情形是单字自身为适应语义或语法需要而发生的一种形态变化，并非都属于“儿”做后字的复字结构的行为。发生这种变化的单字一般是名词性的单字，儿化之后自然仍旧保持其名词的性质。因此，儿化常被视为名词的形态标志。一般分为如下几种情况（赵，1968）：

- (1) 指小。如：球儿，眼儿，绳儿，垫儿
- (2) 表示语气轻松。如：官儿，事儿，色儿，花儿
- (3) 表示意义引申。如：天儿，指天气，意思不同于一般非儿化形

态的“天”；信儿，指信息，意思不同于一般非儿化形态的“信”。又如：水儿，板儿，烟儿，词儿，儿化与非儿化意义有重要变化。

动词性或形容词性的单字儿化，结果也都转化为名词。如：唱儿，包儿，画儿，塞儿，盖儿，亮儿，好儿，弯儿。动词性或形容词性单字儿化后不改变原来词性的只有不多的几个，如：玩儿，颠儿，蹿儿，蔫儿等，这些除“玩儿”属于现代汉语通用词之外，其他多只见于通俗口语，带有明显的俚语色彩。

有一种情况，儿化有时不是由单字独立完成，也就是说，有的单字一般不出现儿化形态，只是在它跟别的单字结合为复字时才共同发生儿化作用，如“脚”一般不儿化，只是在跟“小”合为复字时才可能儿化，结果造成“小脚儿”。类似的例子还有：老婆儿，小说儿，小树儿，狗牙儿等。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看似在复字基础上出现的儿化形态，其实这里的所谓“复字”单独不构成自由形式，就是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复字，必须通过儿化才能取得其作为词汇单位的意义。下面的例子也都属于这种性质：饭馆儿，纸篓儿，走之儿，别针儿，顶针儿，玩艺儿，围嘴儿，打卤儿，包圆儿，抓阄儿。

有少数例子，儿化前具有复字资格，并且儿化前后表示差不多同样的意思，但这一般是用于书面语，或者说说话人有意要表示庄重的态度。如：鬼脸儿，饼干儿，脚印儿，眼镜儿。

5. 3儿化韵

很多研究证明，特别是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分析，“儿尾”原来是一个独立的“儿”字，由于连读作用而与它的前字的音节融合为一。（徐世荣，1999）而从语感的角度看，一般说来把儿化视为包含了两个单字的复字，这也与说话人的心理现实比较吻合。（马秋武，2003）可是，也应该承认，许多时候，儿化常常表现出一种完全属于单字自身独立发生音变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找不到一种办法能够有力而合理地

解释，一个单字基于什么原因必须找另一个单字“儿”做它的后置音节而形成复字，然后再发生儿化。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

我们姑且按照一般的意见，所谓儿化韵，是指由于复字儿化，后字“儿”消失，结果造成的前字韵母主要元音发生变化同时带卷舌色彩的一种音变现象。从目前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广大地区北方方言的实际表现看，儿化韵作为一个形态范畴存在众多的地区性甚至个体性的差异，相近而不同的儿化韵之间有分有合，情况很不一致。从音理看，相近似的儿化韵有理由趋于合并，林焘、沈炯（1995）认为北京话儿化韵趋于合并的动因在于元音央化和鼻音弱化；但是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与儿化韵合并的趋势同时出现的，还有一种促使儿化韵发生分化的势力，其中既有音系内部的自然调整，也有方言的影响。这种出现在儿化现象中的无序变异状况，反映了社会对语言的一定时期内的强力压迫作用。

顺便指出，跟轻声分别轻声和可轻声的情况一样，“儿化”除完全实现“儿化”形态的情况之外，还同时存在着一种不妨也称之为“可儿化”的暂时处于演化过程的过渡形态。

六 词缀

6. 1 词缀作为构词成分

词缀在西方语言里边是一种纯粹表示语法意义的构词成分，譬如英语confront, congeniality, preface, presuppose, leader, teacher, moderation, translation等词汇单位中的con-, pre-, -er, -tion都属于词缀，分别称为前缀和后缀。

但是，在现代汉语中，像这类纯属语法成分的词缀很少，严格说，一个没有。现在一般认为属于词缀的，如老虎、老鹰的“老”，桌子、椅子的“子”，最初也都是有实实在在的意义的构词成分，换言之，都曾经是一个一个可以比同英语里的word的单字。“老”、“子”这些单字

进入复字时，与跟它们同时参加进来的另一个单字具有同等的词汇学地位，事实是：随着汉语词汇的历史发展，复字中有的成分出现高度的意义虚化，日益显现出类同英语词缀的构词性质，在经过长期的演化过程之后，终于沦为词缀。

6. 2典型词缀

刚才说过，在现代汉语中，真正称得上词缀的成分不是很多，前缀更少。大概除了“老”这一个人人们还比较认可的前缀之外，再找不出像样的了。赵元任（1968）举“阿”为现代汉语的典型前缀，是因为“阿”这个字确实开始的时候就是个虚字，在几个表示称谓的复字中其作为词缀的性质似乎不亚于西方语言里的任何前缀。但就现代汉语而言，其实“阿”作为前缀主要见于“阿姨”这一个复字，并且“阿姨”原来属于流行在吴、粤等地的方言词，“阿姨”作为借词移入北方方言后，“阿”字再无词缀意义上的孳生能力，并且近年来“阿姨”在汉语普通话中的地位日渐动摇，一些原来有可能曾经较多使用“阿姨”的场合，像幼儿园等教育部门，如今往往改称老师；用于一般社会称谓时，人们宁可叫张姨、李姨，而很少有称张阿姨、李阿姨的。而像“第”、“初”这两个纯属用来表示次序意义的单字，与其勉强叫做前缀，不如把它们看作助词—序数助词—更符合它们的身份。

至于后缀，比较典型的是“子”、“儿”、“头”等几个在复字里读轻声的成分。居于复字后置音节地位的“子”和“头”的确是意义高度虚化，并且具备一定的派生构词能力，称其为后缀，应该说名实相符。“儿”这个字的情况却有些不同。假如说“儿”原本属于复字结构的后字成分，但由于“儿化”作用，“儿”已被融化进原来复字的前置音节变得身首无存，还有没有资格算是现代汉语的一个名副其实的前缀，很值得怀疑。固然，在前面讨论“儿化”现象的时候，我们说过，按照通俗的说法，把“儿化”看作“儿”做后字的一种复字的消化过程比较符合人们的心

理。可是，如果一个已经实现为单音节的复字，今天我们仍然要从它的身上分析出一个所谓后缀来，人们会问：“儿”既不存，后缀焉在？

所以，“儿化”实质上是复字的一种形态变化，变化的结果，后字一不是后缀一连形式带意义一起为前字所消化，所包容。很多儿化形式其中的“儿”字虽然已经不存在了，但习惯上依然以两个汉字记录实质是一个语言的字，这种情况似乎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文字的失职或无能，倒应该认为是文字对语言发展前途上所出现的“儿化”的不稳定变异现象的一种天才的远见。就是说，虽然以两字记一字看似有违汉语汉文字的常规，但实际这样做的结果不唯减少了大量造字之烦，而且为语言中众多“可儿化”现象找到了一条进退两宜的道路。事实上，现代汉语中很多可儿化甚至可以确定某些单字的儿化形态的场合，书面语并都不严格地一一标出“儿”字来，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了语言的宽容，一方面也反映了社会对语言和文字的职能的理解。

6. 3 发展词缀

所谓发展前缀，是说现代汉语在自身与社会共同进步的过程中，由于语言之间的频繁接触，在通过翻译手段吸收西方特别是英语中的一些科学词语时，利用汉语字的单音节的天然的形式优势，仿照英语派生词的词汇模式，整齐而规范地造就了一批词缀。这类词缀的形态价值远比汉语自身演化出来的所谓词缀更具有生命力，更像词缀。首先，它具有很强的孳生能力，有时人们会用这些词缀很自然地类推造词，当然，由于是源自西方，使用了词缀的词汇单位不尽属于只包含两个单字的复字。总的说来，这样形成的前缀虽然目前还比较少，但比汉语自源性的前缀为多，很具有发展前途。譬如：

单：单杠 单轨 单句 单利 单亲 单质 单晶体 单名数 单音节

复：复本 复方 复句 复利 复数 复线 复辅音 复名数 复音节

多：多边 多发 多头 多元 多边形 多晶体 多神教 多义词

不: 不道德 不等式 不动产 不科学 不名数 不周延

非: 非导体 非晶体 非语言的 非物质的 非无产阶级的

反: 反动 反方 反射 反批评 反潜机 反宣传 反科学

后缀比前缀多, 其中不少是汉语自源性的, 源自译介西方科学术语的所谓发展前缀, 相比之下, 也比前缀为多。譬如:

然: 忽然 突然 显然 居然 果然 天然 断然 贸然 确然 诚然

来: 本来 原来 素来 向来 历来 由来 从来 历来 后来 近来

化: 汉化 洋化 氧化 酸化 美化 腐化 恶化 具体化 抽象化 尖锐化
现代化

性: 弹性 碱性 中性 药性 雄性 雌性 磁性 可能性 必然性 严重性
片面性

论: 场论 数论 唯心论 唯物论 相对论 一元论 多元论

观: 主观 客观 乐观 悲观 世界观 人生观 阶级观 民族观

学: 数学 医学 化学 美学 教育学 心理学 营养学 天文学

界: 政界 学界 商界 教育界 金融界 文艺界 妇女界 科学界

七 叠字

7. 1 叠合

前面讨论过叠合复字, 分析两种情况: 一种是一般认为有意义的单字的叠合, 如: 爸爸, 妈妈, 哥哥, 弟弟。其实, 这些表示亲属称谓的叠合复字, 或单或复, 很难说是单字有意义, 还是叠合后的复字有意义。可能有人觉得用复字表示称谓比较正规, 因此认为意义是复字的意义, 拆出来的单字不应该有意义; 但是, 生活中渐渐同时流行单称, 甚至原来只限于用叠合形式的“爷爷”、“奶奶”、“姥姥”, 也偶然见有的年轻人采用单字称呼, 于是又有人认为单字表义只是叠合复字意义之省。赵元任(1968)转述Bloomfield的理论, 认为叠合复字的后字在性质上可

以看作一种后缀，指出它不同于一般后缀之处在于自身没有固定的形式，它采取它所附着的形式或者这形式的一部分。

另一类是只限于叠合而不允许拆开来单用的复字。譬如：悄悄，星星，猩猩。这类复字数量不是很多。其中“星星”这个叠字在用法上出现一些灵活，有时可以说“满天星”、“星转斗移”，但这只见于书面语，口语里还是把在夜空中闪烁发光的天体称作“星星”而不单称为“星”。把本来无意义的字从叠合复字中移出来单用，表现了人们试图使有些字从无意义变成有意义所做的一种努力。

这两类复字之外，还有一种叠合，即叠合所形成的复字一般不用于口语，书面语也只限于某些相当固定的四字格式的成语之中。譬如：

洋洋：洋洋大观 喜气洋洋

空空：空空如也 两袖空空

翩翩：翩翩起舞 风度翩翩

涟涟：珠泪涟涟 泣涕涟涟

独见于口语的例子也有几个，譬如“吵吵”、“嚷嚷”、“痒痒”、“哼哼”、“汪汪”。这里“吵吵”的“吵”和“嚷嚷”的“嚷”声调都是阴平，因此形式和意义都不同于一般单字用法的“吵”和“嚷”。产生于象声的叠合复字“汪汪”有两个意义：其一用于指满水如说“水汪汪”，后引申指人两眼充满泪水说“眼泪汪汪”，也以此形容人两目清澈有神说“两只眼睛水汪汪的”；第二个意义来源于象声，用以形容犬吠。表示不同意义的两个“汪汪”属于叠字的同音现象，其来源的不同显而易见，而从这点看来，文字似乎也有不够尽职的时候。

7. 2重叠

重叠与叠合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本身有意义的单字复合，以两字相叠为语法手段，换言之，重叠复字作为原来单字的形态变体，用以丰富单字的表义功能；后者一般只具有复字形态，没有单字形态，因此

所具备的只是叠字复字的词汇意义。

这里，必须严格定义重叠的形态含义，就是说，一定要明确它与一般单字的重复使用在语法意义上的区别。具体说来就是：重叠作为一种词汇表现形式，它与单字在句法意义上的重复使用具有本质上的不同。比较：

(1) 渐渐 刚刚 常常 时时 多多 统统 好好 高高

(2) 家家 人人 天天 年年 歇歇 坐坐 听听 看看

第(1)组所举复字都由单字重叠而成，单字是词，重叠所形成的复字也是词，在性质上属于单字的一种形态变化。就是说，重叠客观上造成了一个词义与单字时的词义略有区别的复字。相对应的单字和复字除了词义差别之外，在用法上也互见不同。第(2)组从形式上看似乎与第(1)组没有区别，实际上性质完全不同，所举各例单字时都是词，重复为用时则不再是词，因此它只能实现在句子之中，实现在句子中的单字通过重复而获得一种新的语法意义。

作为形态手段的重叠有限制，不是同类的每一个单字都允许有相应的重叠形态。“刚”与“才”在表示“行动或情况发生在不久以前”这个意义上差不多同义，但是“刚”可以有“刚刚”，“才”却不行；当然，作为一种句法手段的“重复”也不是毫无限制，同样要接受语义或语法方面的一些限制，特别是名词。譬如，“家”、“人”可以重复为“家家”和“人人”，但是“书”、“笔”却不允许重复为“书书”、“笔笔”。

八 联绵

8. 1 意义问题

前面有不少地方提到过联绵词。客观地说，不管我们怎样看待联绵词所由组成的两个字的意义，或者即使我们为了使现代汉语的每个字都获得意义而以哲学的方法使本来不含有意义的单字意义化，但实际上，

联绵词两个成分之间的意义关系仍然是模糊的。

“蝴蝶”或许是“胡蝶”的异体，就是说，有可能“蝴蝶”最初不属于联绵词。所以后来许多书面语场合明白地展示了还“蝶”以意义的思想倾向，自觉不自觉地使“蝶”字取得了作为汉语的一个“语素”的资格和地位。“蝶泳”、“蝶花”甚至三音节复字“蝶形桥”的出现，都是“蝶”字意义化的很好的证明。苏新春（2003）专文讨论了从外来词语中提取“语素”的问题，明确提出“独立使用”和“重复使用”这样两条标准。所谓“提取”，实质上是对外来词中客观上已经取得“语素”资格的单字给以理论的肯定。外来词也好，联绵词也好，其中某个成分因所参加的复字而获得作为现代汉语的一个有意义的单字的资格，并不影响或者说不改变它原来居于复字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是说，它在复字之外行使的意义权利带不回它最初所由生存的复字结构中来。

8. 2复字联绵化

单字复合为复字之后发展出许多值得注意的语言现象。轻声、儿化均由复字而生；词缀，除了仿译而产生的所谓发展词缀，实际上不少传统词缀也都是由复字成分的虚化形成的。现在我们注意的问题是，在一些目前尚未出现虚化的复字里面，特别是来自古代汉语、一直带有很浓厚的书面语色彩的复字单位，随着时间的推移，汉语社会对这样一些词汇单位的陌生程度越来越严重，终有一日，人们在心理上会理所当然地把这些复字视为联绵词，譬如“猥琐”、“铨叙”、“襁解”、“褻渎”。甚至，不限于语义深奥的复字，有些复字很常用，一般了解其整体意义也不难，但要拆开来分析两个单字的意义以及两个单字之间的结合关系，则也常常并不容易，因此也不排除将来会把有些这样的复字做联绵词来解读的可能性。譬如我们最熟悉不过的“方便”、“明白”、“清楚”、“如果”、“例如”这些复字，其中的单字各表示什么意义，两个单字之间属于怎么样的一种意义结合关系，就不是很容易能够说明白、说清楚的。

以今天的眼光看来，现代汉语的复字存在着一种越来越模糊的成分分析的困难或危机，这种困难或危机的发展极限是联绵词。

九 句法形态

9. 1 句法的形态

句法和形态是互相对立的两个语法概念：一个结合于语法分析中最大的语言结构单位即句子，一个结合于语法分析中最小的语言结构单位即词。后者，就汉语而言，也就是我们始终称之为字—包括单字和复字—的词汇单位。

我们要讨论的所谓“句法的形态”是指下面这种情况：本来属于句法事实，可是语法作用的结果导致出现了词汇性的变化，也就是原来在句法活动中从属于动词的一些单字，先是表现为轻声，接着依附于前面的动词形成词汇性的复合结构。这里我们只讨论单字动词的情况，因此所谓复合结构自然是指满足了双音节形式要求的复字。在句法活动中，不是所有的单字动词和从属于它的单字最终都实现为词汇性的复字。不是这样。下面我们根据实际出现的情况，约略地做一些解释和说明。

9. 2 “在”“给”类

有可能实现为复字的第一种情况是，所谓动词的从属成分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意义上其实都跟动词不直接相关。像“在”、“给”这些在现代汉语中一般只做连动式第一动词的单字—因为只做或多数情况做连动式第一动词而通常被称为介词—，在用作连动式第二动词并且是紧挨在某个动词的后边使用时，它变得完全失去动词的作用，甩掉原来归它独自所有的宾语，以轻声形式依附于前面的动词，形成结构十分紧密的词汇性的复字。譬如下面这两个句子：

(1) 先生就请坐在这把椅子上吧。

(2) 我没把这封信递给她。

传统的语法分析，这两个句子都是介词短语做补语的一般主谓句。可是，从这两个句子的实际语音表现和句意的实际理解过程可以看出，介词短语里的介词“在”和“给”其实由于语音弱化本身已经依附于前面的动词，宾语也因为介词不复存在而不再属于介词，而是属于由动词和介词共同形成的复合动词——一个名副其实的词汇性的复字；原来被分析为介词短语做补语的句子，也由于动词的变化——单字动词变为复字动词，从而可以径直分析为一个典型的S-V-O语法句式。

汉语中比“在”、“给”等更早、更紧密地结合于前置句法动词的弱化动词，是一般用于书面语的“于”这个单字。像“这篇散文写于上海”这样的句子，似乎很早人们就已经不再把其中的“于上海”分析为补语，而是直接看作复合动词“写于”的宾语。

当然，人们对这类句子中的复合动词的认可程度，有时也看组成复合动词的两个单字，特别是作为前置动词的那个单字。譬如同样是“给”字，跟“拿”组成“拿给”和跟“交”组成“交给”，比较起来人们对于后者作为词汇性复字来认识的认可程度可能要高一些，考其原因，也许跟人们印象中的“拿”和“给”两个单字的语体色彩有关。应该说，书面语语体色彩较明显的单字动词，相对说来比较适合于组合为复字。

9. 3 “了”“着”类

有可能实现为复字的另一种情况是，通常被看作动态助词的“了”、“着”、“过”这一类单字，在它们参与句法活动时，也总是以轻声的语音形式依附于前面的动词，依附的结果固然形成“复字”，但其中的词汇性的复字极少。（赵元任，1968）

差不多所有的动词也能够带所有的动态助词。这里，我们只分析有可能跟前置动词形成复字因此就有资格被称为后缀的“了”、“着”、“过”这少数几个动态助词。如果，依附的结果只是帮助前面的动词实现一种语法意义，譬如动词加“了”获得表示完成态的语法意义，动词加“着”

获得表示进行态的语法意义，动词加“过”获得表示获得不定过去态的语法意义，并没有在与前面的动词的复合过程中取得一种属于最后形成的复字的词汇性意义，那么，这种动态助词对前面动词的依附即使客观上出现了很强烈的复字结构的趋向，但就本质说来并不是复字，理由很简单，就是：它没有产生词汇性的意义。

通过句法途径，动态后缀依附前置动词而形成复字的情况不多，并且少数可以称为复字的例子，意义多半是引申而得。譬如：

- (1) 倒了（引申人或事业失败）走了（委婉指人去世）
- (2) 端着（引申故意行为拘谨以显示身份）拿着（引申以优势相要挟）托着（引申帮助，尤指暗中支持）

十 结语

10. 1字位论

本文主张现代汉语形态研究以字为基本的语言分析单位。字分单字和复字，复字作为词汇单位在范围上小于传统认识的复合词。须要说明的是，本文不想对现代汉语全部的形态表现做出细致描写，而只想在本文定义的复字范围内做一些可能的和宏观意义的理论分析。

10. 2形态论

在现代汉语中，复字的形态表现约见于两个方面：

(1) 由于语气和韵律的调节作用复字后字广泛出现轻声，与轻声差不多同时发生的另一种形态表现是可视为“儿”为后字的复字广泛出现儿化。轻声和儿化最后使复字变成单字，从形式看表现为对长期以来词语双音节化倾向的反动，因此成为现代汉语词汇形式单双音节互逆反应的一个很现实的方面。

(2) 复字成分的意义及成分之间的意义关系逐渐模糊，致使相当数量的复字单位开始出现联绵词倾向；与复字联绵词倾向差不多同时发生

的另一种形态表现是后字意义发生衰减、虚化，从而造成所谓派生词。

参考文献:

- 陈 刚 1986 《北京话里轻声音节的异变》，《语文研究》第4期。
- 黄伯荣 廖序东 1996 《现代汉语》（修订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李宇明 2000 《汉语复叠类型综论》，《汉语学报》，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 厉为民 1981 《试论轻声和重音》，《中国语文》第1期。
- 刘俐李 2002 《20世纪汉语轻声研究综述》，《语文研究》第3期。
- 刘叔新 1990 《汉语描写词汇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 林 焘 1962 《现代汉语轻音与句法结构的关系》，《中国语文》第7期。
- 林 焘 1983 《探讨北京话轻声性质的初步实验》，《语言学论丛》第10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 林 焘 沈 炯 1995 《北京化儿化韵的语音分歧》，《中国语文》第3期。
- 陆志韦等 1957 《汉语的构词法》，北京：科学出版社。
- 吕叔湘 1984 《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 马庆株 2000 《关于重叠的若干问题：重叠（含叠用）、层次与隐喻》，《汉语学报》第一期。
- 马秋武 2003 《北京话儿化的优选论分析》，《现代外语》第2期。
- 苏新春 2003 《当代汉语外来单音语素的形成与提取》，《中国语文》第6期。
- 王理嘉 王海丹 1991 《儿化韵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与李思敬先生商榷》，《中国语文》第2期。
- 王旭东 1992 《北京话的轻声去化及其影响》，《中国语文》第2期。
- 魏刚强 2000 《调值的轻声和调类的轻声》，《方言》第1期。
- 徐世荣 1999 《普通话语音常识》，北京：语文出版社。

邢公畹 1999 《邢公畹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徐通锵 1997 《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薛风生 1986 《北京音系解析》，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杨顺安 1991 《普通话而化音节规则合成的初步研究》，《中国语文》第2期。

赵元任 1968 《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新华字典》（重排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现代汉语词典》（增补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